

御纂七經

欽定儀禮義疏凡例

一儀禮相傳用公所作者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
今五官之書各名周官非傳所指也意者即此經
與但書豈不完僅存十七篇而已篇次先後大畧
小畧則向別錄各有異同蓋從鄭氏悉依劉向別
錄之舊

一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主而取周官禮
記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黃氏
終楊氏後亦遵其例續成長祭二禮茲屬三禮分
治故於儀禮經記之外概無附益

一朱子謂儀禮經不分章所以難讀每篇俱兼行禮
之體雖分為章義以後楊氏復作儀禮圖教氏繼
公著儀禮集說俱分章段而與朱子本微有異同
茲所分章大概遵用朱子而於楊教兩家亦參取
其長本

一朱子割記附經固亦便於學者然教氏繼公謂諸
篇之記有特為一篇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
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
者分屬諸經未能清晰不若仍其舊貫茲以經還
經以記還記悉無移書而於記文亦略分節次以
為識別焉

一易有程傳朱子本義詩有朱子集傳書有蔡沈集
傳亦經朱子指授故折中章句皆以之為玉視其
難合以為衆說之去闕春秋則有不用胡傳更立

一義者三禮自朱子請修而未果章句莫適為主
即儀禮經傳通解亦第開其端緒而為義則未暇
發明茲故特起義例分為七類俾大義分明而後
兼綜衆說一日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
曰辨正乃後儒舉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
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
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
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
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備展六

曰存異名物衆數入道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
說雖未愜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資考索七曰
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全
篇而論之以此七類敘次排纂庶幾大指闡卷了
然而旁推交通義類可曲盡也案諸各以類附
一儀禮高堂生所得者為今文出於淹中者為古文
經文並同而字間有異鄭氏於二者之中擇從其
一而仍存古文某為其今文某為其於注末忘慎
也茲另提附經文音切之下以省眉目其後人有
所論說或不從鄭氏者仍入本法

一所取各家之說以經文先後為序不以其人之時
代

一賈疏鄭注者隻行小鄭各分附本注之下後儒說
有與注疏相證相足者亦為其推闡舉義者仍大
書特列

一義疏自注重而為人舉疏師少即經義文例
者其目而書之不得謂之一二亦多摭取注疏則
破風又罕有自出此數義惟元鄭致嚴公衆說細
心選擇扶疏闡發頗能得經之曲折其偶取正注
疏亦詞義妥協而疏所擇持多其有未盡者仍加
駁

一歷代史志所載禮經傳流及先儒所論制禮
之本原之大經大法歷歷世世之方輿輿議諸家
甚詳雖經世後世世變而禮之遺法未嘗泯滅
一廟朝會典古今祭則序官必先陳其禮義為可以
讀全經而無所窒礙茲取朱子儀禮釋宮一書加
以附論詳是去非與綱領並列卷首庶以便於學
者

一垂氏崇義三禮圖專圖名物器用楊氏儀禮圖
則圖行禮之節次而名物器用不與焉二圖不可
偏廢故卷後並多又朱子嘗曰若氏禮圖雖怪不
經非復古制而楊氏圖成於朱子之後宋經朱子
點勘不能無所偏憾茲按禮經文并參攷兩道禮
書圖經條論說以附全經之末云

凡例

引用姓氏

周

荀氏又

秦

孔氏 子魚

漢

董氏 仲舒 寬天 廣川

毛氏 長

司馬氏 子長 龍門

孔氏 安國

王氏 子吉 子勝 孝康

戴氏 延君 龍圖

戴氏 次君

戴氏 元成 少翁

蕭氏 安之 長衡 龍圖

閻氏 子方 姑蘇

師氏 仲公

劉氏 子成

劉氏 子勝

在氏 國 太師 扶風

郭氏 少卿

鄭氏 東 仲卿

馬氏 季長 扶風

許氏 叔重

王氏 仲任

服氏 子慎

盧氏 子幹 涿郡

鄭氏 康成 高密

趙氏 河內

趙氏 又字臺卿 任城

何氏 仲公 任城

應氏 仲愛 南陽

阮氏 士信 陳郡

劉氏 成國 以下三國時人依周易折中之例附於漢末

田氏 子邑

王氏 叔然

孫氏 仲長

譙氏 九南 西充

戴氏 弘嗣

射氏 孝宗

徐氏 子登

羊氏 子南陽

杜氏 元凱 富陽

鄭氏 仲治 長安

荀氏 景倩 潁川

滿氏 子房

鄭氏 子真

習氏 子真

東氏 子真

孫氏 子真

郭氏 子真

范氏 子真

虞氏 子真

袁氏 子真

賀氏 子真

徐氏 子真

許氏 子真

蔡氏 子真

劉氏 子真

吳氏 子真

江氏 子真

陳氏 子真

宋

雷氏 子真

庾氏 子真

隋書經籍志載此服傳一老誤注蓋誤明云不苛何人今附於此

崔氏

齊

徐氏 李嗣 姑蘇 東海

梁

賀氏 壽 德理

崔氏 靈恩 東武城

徐氏 勉 修仁 東海

周氏 拾 昇恩 安成

魯氏 侃 吳郡

孔穎達 禮記正義序作
皇甫湜 答南史俱作
崔視

北瑛

徐氏 運男 子刻 華陰

劉氏 芳 伯支 彭城

北齊

呂氏 侃 一作湛

崔氏 安生 崔之 阜城

隋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焦氏

曲繼孔疏引焦氏世系
精闢不辨何人今附
於此

唐

陸氏 允則 德興 吳縣

韓氏 敬 元成

長孫氏 無忌 懷機

孔氏 穎達 仲達 衡水
一作仲達 洛州

賈氏 公亮 萬年

顏氏 師古 萬年

張氏 九齡 子壽 曲江

張氏 繼卿 麟之

韋氏 述 萬年

崔氏 鴻 善冲 長安

徐氏 堅 元圖 長城

李氏 洽 君卿 萬年

杜氏 佑 伯和 河東

趙氏 伯和 河東

楊氏 係 退之 馬家

韓氏 愈 退之 馬家

張氏 懿

孫傳長按六家國作三
體圖要其一家也今
附於此

宋

孫氏 懿 洛陽

邢氏 禹 叔明

歐陽氏 修 永叔 廬陵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劉氏 敞 原父 公是 臨江

劉氏 燾 貢父 公非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陳氏 師道 無已 號山

王氏 昭禹 光遠 東萊

方氏 彥 惟夫 景陵

馬氏 師孟 步卿

劉氏 葵 執中 長樂

彭氏 思永 季長 廬陵

陸氏 佃 農師 山陰

周子 敦頤 茂叔 涑水

程子 頤 伯淳 明道

程子 頤 伯淳 明道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范氏 祖禹 清夫 華陽

晁氏 說之 以道 嵩山

沈氏 括 存中 壽安

呂氏 大猷 與叔 藍田

呂氏 大猷 和叔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陳氏 師道 周之 三山

陳氏 瑞 晉之

葉氏 夢得 少微 石林

胡氏 安國 鳳侯 崇安

張氏 洎 忠父 永嘉

胡氏 鑑 邦衡 常棣 廬陵

應氏 鏞 子初 金華

高氏 時 希聖 明

程氏大昌	秦之	休寧
范氏成興	吳清	
鄭氏相	陳仲	夫淵
胡氏賓	明仲	致堂
胡氏若	仁仲	五峰
張氏執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華	東萊
朱子	元晦	紫陽
薛氏季宣	士龍	永嘉
黃氏度	文叔	山陰
羅氏顯	端良	
葉氏時	秀發	竹塹
鄭氏錫	剛中	三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李氏如圭	賈之	廬陵
黃氏仲	直卿	勉齋
輔氏質	漢卿	潛庵
蔡氏忱	仲點	九峰
葛氏澤仲		
楊氏復	信齋	泰溪
楊氏簡	敬仲	慈湖
朱氏在		
陳氏以	及之	
晁氏公武	子止	明德

黃氏	德秀	景元	西山
魏氏丁翁	孝父	鶴山	
王氏與之	大猷		
李氏心傳	微之	秀巖	
嚴氏榮	祖叔	華谷	
易氏汝	若華	山齋	
王氏應麟	伯厚	深寧	
馬氏延賢	翔仲	樂平	
林氏希遠	肅齋		
元			
馬氏端臨	貴吳	都陽	
教氏維公	君善	長樂	
吳氏登	幼清	草廬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熊氏朋來	吳可		
陸氏	可大	雲莊	
陳氏樸	壽翁	定平	
虞氏集	伯生	邵陽	
張氏姜浩	伯玉	濟南	
明			
汪氏允寬	德福	頤谷	
宋氏森	景濂	潛溪	
馮氏魯	文所		
邵氏賢	國賢	二泉	

邱氏濬	仲深	瓊山
黃氏潤玉	南山	四明
王氏廷相	子衡	浚儀
呂氏椿	仲木	涇野
楊氏廷和	介夫	新都
薛氏應	君采	亳州
何氏孟春	子元	郴州
楊氏德	居修	升庵
唐氏應之	應德	荆川
楊氏繼盛	仲芳	敬山
魏氏叔	子才	莊渠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歸氏有光	熙甫	震川
邵氏元錫	汝樞	潛谷
姜氏寶	廷春	鳳阿
朱氏敬明	繼福	清世子
王氏應寬	昭明	明齋
鄭氏敬	仲興	楚望
呂氏坤	叔簡	新吾
王氏高長	平仲	奎里
黃氏允行		玉巖
劉氏貴		
黃氏叔明		

以上二人未詳世次今附於此

親禮第十

士喪禮上第十二之三

中

中

二卷梁步兵校尉王褒撰士賈誼漢書卷二卷梁

傳同。裴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

注疏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

皇昭穆見於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見荀子文
有奔喪投室還履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
大小戴記及管子 清或阿開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
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有三正記
別名記說見明堂記曾子起禮運五帝記見白虎通
王度記見白虎通禮記注後漢與熊志周禮疏王霸記
見夏官疏瑞命記見論衡及文選注辨名記見春秋疏
孔子三朝記見史記漢書注今記大學志見蔡邕論
隋王弘云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泰山輿義其書皆亡

吳氏澄曰禮雖劉歆刻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
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書禮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

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篇皆不為意逮至於亡
邱氏澄曰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記周禮也後世

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通而無
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

後成金禮過以上編本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勳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荀氏況曰禮有三本天地養生之本也先祖禘類之本也
曰師君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

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
順人心者皆禮者也

綱領一

董氏仲舒曰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揆皆用此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為因於禮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
而所上同也

司馬氏遷曰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洋洋美德乎宰制
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幸大行禮官禮記曰大

而作儀其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務
進以仁義義緯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職重者榮榮所

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是以君臣朝廷軍官貴賤
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

有宜適物有節文
劉氏向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

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卑削之法也而有司講定法
則則制筆則筆教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

教人不放於教人也為其粗且覺鉅之聞少不備固是
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說大不備大不備或哀甚焉

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矣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
校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

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班氏固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最 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
荀氏與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

編麻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夫寒熱勝明所以為盛衰
卑奢飲所以為禮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孝經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義上下之制也
鄭氏康成曰禮者體也體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

履
王氏通曰冠履廢天下無成人矣故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先矣

長孫氏無忌曰周公弘制斯文古凶皆革嘉謂之五禮故
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禮失

樂風凋俗俗俗仲尼於是結禮與樂彼殺時制禮道勢
不行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

則爭鬪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刑罰之禮
廢則後履之漸起

韓氏愈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甚寡治禮不
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

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
存者希矣自氏雖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

擬其大要奇辭與言者於篇學者可觀焉情乎吾不及
其時撰議遠遺於其間嗚呼盛哉

歐陽氏修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古
者官室車馬以為居衣裘冕弁以為服尊爵豆豆以為

罪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通神明以昭朝廷以事神而治
民其時聚會以為朝聘聘聘問故欣交接以為射鄉食

饗合聚與事以為師田學較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喪樂

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夫婦
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閒蓋其
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
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達善達理而咸
俗也

司馬氏光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
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
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
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凡
庸之上戶庭之閒得之而不亂哉

王氏安石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黷知
人而不知天則僞凡爲禮者必誦其放教之心達其嘗
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其不欲得而爲長者讓
華詭曲率以見其惑故苟卿以爲特劫以法度之威而
爲之於外耳此不思之過也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
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
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
悞其父而喪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
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
思也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天之生
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如片然後經正知秩然後
禮行

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禮樂後椅子纔不正便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知 禮之本出於民之性聖人因
而道之其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
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
而親用者亦隨時更斟酌而損益之耳 古禮既廢人
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曾氏聖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
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私心而
將於外物哉不放其私心不窮於外物則私亂可息而
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通矣故設其制制其機焉
其數立其文以特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
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後世不知
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
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而濫而不常用又不適用之於
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
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年民未嘗得接於
耳目說於服習而安之者乎

陳氏說曰先王之治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器用
有等其冠履長帶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禮無非法
象之所節節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
知所以執守之而知所以恭養者不得踴躍無度之心儉
者不得肆其奢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
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禮周而下先王之
制浸以墮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簡式子不知教盛
五儀子左不知相禮範獻子不知問說曾子不知製方簠

不知尚恭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漢興叔
孫通之總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
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疏
費詎有修禮之意而固於絳灌曹嬰有定禮之議而阻
於陳轅傅咸咸論於言而論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
棄於一時黠謀以來千有餘載禮之道於不明禮之事
終不行也

朱子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惟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
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層層深奧其不恰好這都不是聖
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者如此 儀禮不是古人
預作一書如此初開只是以義起漸漸相習行得好了
皆切至於情文極細密周徹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
成書 儀禮事事都載在裏而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
節措得恰恰好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
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居於喪祭儀立度數
者其文也其本有有家日用之常儀固不可一日而不
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故
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
以合宜而應節是以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知
崇禮思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飲噉之間
皆有儀則問之若不應行之若瑣碎而不細察惟食草
故約與所謂極崇之知未可以差視觀也

呂氏祖讓曰周公制禮立於一時而萬世不易自非聖人
讓禮則未有久而不變故其觀之禮不可行於顯處而
顯處之禮不可行於闇元

葛氏勝仲曰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廚賄無失禮文叔亦
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牛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子太叔問揖避周旋之禮焉子太
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
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為雖禮
之末據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
豈可不載述以詔後焉

楊氏復曰聖人胸中制作之地盡天理節文之說經緯
給混成全體場天下之心思其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
辭繁觀讀其書者苦其難也復從宋文公讀儀禮求
其辭而不得則疑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
後執持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心厚慈至
義之辭措咸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矣

魏氏了翁曰儀禮一經以之參考諸經尤有政
焉氏廷鑑曰儀禮之書於奇詞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爲於
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數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
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
祭

敦氏繼公曰夫子有言夫禮必本於天繫於地列於鬼
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

正天下之具也與

邱氏清曰先王爲治而必隆重於禮者蓋以禮爲教化之
本所以遏民惡念而修其善端約之於仁義道德之中
而使其不蕩於規矩制度之外以至犯戒令罹刑憲焉
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
制昏禮以止其淫僻之行於情實未開之先知飲食之
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鬪之獄於朵嘏未動之始
制喪祭之禮以止其背死忘生之念於哭踊奠獻之際
制聘觀之禮以止其背畔僥倖之患於俎豆玉帛之間
是皆不待欲動情勝而自有潛消運化之妙縱有過差
不過而後尚何差謬而至於千里之遠絕乎

鄒氏敏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儀禮周旋楊幾合下有實地
以上論本
綱領二 此篇論本經義
綱領二 例及讀經方法

賈氏公彥曰儀禮之次嚴者爲先又以士冠昏士相見爲
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而仕即有雙見
卿大夫見國君之等又爲卿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
之事已下先吉後凶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也 儀禮
有古文今文今文無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
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如士冠禮篇開闔之等於注內
疊出古文某處之屬是也若從 文不從今文則古文
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士冠禮孝友時格鄉注云今文
格爲祔又喪服注今文無冠布經之等是也若二字俱
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士冠禮重覆宣讀并注云古文

綱領二

壹皆作「公食大夫二牲之肺不離骨者辨取之一以
授賓注云古文一爲壹是也又鄭禮古今之文有皆釋
經義盡乃言之若疊古今之文訖須別釋餘義者則在
後言之即士冠禮孝友時格鄉注云今文格爲祔又云無
者不祝之類是也 喪服記于夏爲之作傳不慮自造
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又鄭注禮記冠義云冠義
者記於冠中之義也記時不同故有二記

朱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禮者禮樂
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
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
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 今儀
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
些小朝聘燕食之禮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
其枝葉

馬氏廷鑑曰後世以儀禮爲殘闕之書徐而觀之士也
而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下大夫與下大夫不同
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熊氏朋來曰儀禮篇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乃士
喪禮之下篇有司微乃少牢之下篇也 儀禮是經禮
記是傳儒者恆言之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
後即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以後即記矣鄉飲酒禮
自記鄉朝服而謀實介以後即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

與以後即記矣然禮自記係朝服於後以後即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戎以後即記矣親禮自記凡侯於東箱以後即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記矣

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記矣士長禮自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長之記也既夕則啓之

听以後即既夕之記也喪服每章有子夏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士七篇惟士相見大夫射少牢饋食有司

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大小戴固多格言而訛偶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備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庫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

勿以其難讀而不知意也汪氏克寬曰儀禮十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篇乃諸侯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及有司徹篇乃諸侯之卿大夫祭

祖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經衣服年月之禮士喪禮上下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

之禮士虞篇乃士既葬其親日中而祭於墓官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始承食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見久無事相聘之禮覲禮篇乃諸侯覲天子

之禮嘉禮之存惟士冠禮乃士之子加冠之禮士昏禮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卿大夫賓與賢能之禮鄉射禮乃士為州長會其射於州序之禮燕禮乃諸侯燕

其臣之禮大射禮乃諸侯將有祭祀與羣臣燕飲而射之禮公食大夫禮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

自此之外如朔宗會同郊祀大饗命大喪之禮蓋皆遺逸軍禮又無存

敎氏繼公曰周公此禮為侯國而作也意者相見卿侯那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

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

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風鮮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為侯國之書無疑矣是觀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昏禮喪禮無聞焉是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諸如其公舉大夫之禮也而經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親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嘗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常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由此言之禮之篇數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此失夫是之謂道德之極設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程子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子厚以禮教學者最重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謹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後及之乃佳不然徒聚精研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禮記要義儀禮記如冠經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謂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禮之禮鄉登降揖遜皆須習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利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就就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

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攷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

前賢忠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此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通曉

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自在其具豈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依據

儀禮疑處雖罕說但看時隨手制記向後因讀他處疑處或有發明自不費力

能明問編長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載記為傳周禮作旁記和通與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甚處語畢却云子厚正合

荀氏說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於禮而宜用之上論本

禮記

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難說不濟
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且如曾子於禮上
纖細無不合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處立之事
則有司存須有最急先後之序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
後是段遠暴去私方有公只管支離難看都不成事
歷歷久矣讀者見其簡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見者往
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
塵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獨自病其力之不足未能有
舉而行之者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
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教有
餘者

叙氏繼公曰此經已亡遠者固不可復見矣其幸存者吾
曹豈可不盡心而講明之乎康公沉潛既久忽若有得
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
揖讓周旋於其間蓋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
者

郭氏敬曰不讀他書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恩讀十七篇
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飲食衣服升
降楊毀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敬制其外而養其中
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之去也君子存之
學禮者所當熟識也禮非陳作是八達之經雖無禮
則無人道是書所言冠裳履屨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

得不然其間瑣瑣難行者則勢古今之異學禮者所
以貴達也讀禮切忌附會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
世遠傳疑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同者自然契合異
者不妨并存在求強比附失之愈遠以上論義
經方法

綱領三 此篇論諸家綱
義及後代通儀

范氏蔚宗曰漢興諸儒修經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
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制
裁繁蕪刊改滌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陳立君每
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及傳授生徒故專以鄭氏家法云

北史儒林傳曰漢世鄭康成爲衆經注解易詩書禮論
語孝經大行於河北自魏木大儒徐邈明兼通之其後
三禮立出徐邈明之門傳業於熊安生後生能通禮經
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於周儀兼通十二三
篇多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禮則同是於鄭
氏

隋書儒林傳曰馬光少好學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山東
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劉炫與諸儒僉定
五禮自爲帙曰周禮禮記故堪堪講撰儀禮用功蓋少
費氏公彦曰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
爲章疏則有齊信都黃慶普李孟超一家慶則舉大略
小經注疎補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悉則舉小略大經
注稍似以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一家之疏互有修短若
士冠三加有稱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士冠以見於

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布巾布委稅周并以釋
經之四種經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稅與弁皆
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誤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鄭注引
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
此服焉而黃氏表云表以表心經以表首黃之誤也黃
李之誤略言其一餘足見矣

唐書曰孔穎達與顏師古王恭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
餘篇曰正義王恭講三禮訓爲義最其精博

鄭氏禮曰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鄭衆義雖絕之爲鄭志
禮經會國朝制制葬器道於車服乃究其軌轍觀自視
棋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遂鑽研尋
擇推較詳求躬命衆衆凡舊圖之是者率由古典否者
以實義重作程立制昭示無窮

晁氏公武曰世雖愚少爲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爲博士
甚拙朴及解折經義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
事虛設公卿大夫取文具而已而晁思經明行修凡兩
爲王鄭異同皆援引古義更略其可否賈公彥承微
中世五經博士世稱其安擇鄭學最爲詳明儀禮疏
五十卷黃慶普孟超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書又
朝署昭陽馬正之三禮圖焉梁周世宗時校官纂
集以鄭康成阮瞻兼母君樂正夏侯伏明張鑑六家圖
刊定
陳氏祥道曰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一卷永嘉張湛
忠甫所校前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

古豈本校定諸其誤而爲之序。應陵李如圭主之書
爲經官經所載堂門處今人所不曉者。一釋之。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儀禮
疏得不甚分明。前賢之說雖或繁冗然其源流深遠

氣象從容實與重書微實體然然矣。讀此書乃知漢
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劉原父七經則見其初

成之本後未得也。許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
其多而不能精耶。如陸農師禮義疏用之禮書亦甚

該博陳氏勝隆氏。儀禮難得尋本邦注實疏之外先
儒習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某嘉謨

校定印本文又爲一書以證其誤僞爲特密然亦不能無
糾謬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論文廟釋奠祭器云

祭器並依舊崇義禮圖之樣式某見政和年中議禮局
繕述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弘遠古足

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紹興十五年曾有旨
以其疎刻開說印送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

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舊氏舊圖之陋未爲得也
又之修三禮諸子云項實與一二學者考訂禮說欲以

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
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列注疏附傳之說多有端緒而

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欲望特詔有司許
就秘書省太常寺開信雅樂諸書自行招致昔日學從

十餘人令其總類諸官星與之居處逐月量支錢米以
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並給抄寫貼司二十餘名候終

局日量支餉其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

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
宋史藝文志曰嘉泰義三禮圖集註二十卷陳祥道註解

儀禮三十二卷周煒禮詳解十七卷李如圭儀禮集
釋十七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張清復禮疏

誤一卷黃幹禮儀經傳通解二十九卷又儀禮集傳
集註十四卷皆從儀禮圖解十七卷釋子翁儀禮要義

五十卷。三禮辨手心得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
八十四皆有疏。

黃氏幹曰始余創二禮粗就質之先師先師喜曰所立喪
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期禮悉用

此規模更定之。
朱氏在日經傳通解二十三卷某先君親處之所新定是

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
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入篇則猶未

脫案也其日集傳集注此書之書名也凡十四卷爲
王期禮而下篇篇亦缺餘則先君所定而未暇刪改

者也今書不致有所增益恐從其變至於喪祭二禮則
嘗以規模次第篇之門人黃幹傳之類以他日書成亦

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
楊氏復曰龜鄉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性少年有司據

大戴則慶廟所補則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
事而祭若如是則國還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禱及祭服祭

器事本均然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嘉定己卯喪禮

始克成繼以火將修祭禮即以其康被視自此朝披夕

閱不敢釋卷時在先生左右各同抄識以待筆削不幸
先生即世日過月征今十餘年兩康寧官書有案鄉邦

國王朝禮。文獻通考云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張氏皮續
刊喪禮又取祭禮集併刊之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要

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竊不自勝遂披康本恭以
所開稍加更定以賴成其實。嚴陵趙君某嘗作特桂

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
之書也蓋爲家鄉邦國王朝喪則則因先師經傳通解

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講要
也區區用心雖不敢謂無遺誤庶幾或有以得先師之

心焉。
熊氏宋曰公文公晚年爲經傳通解大綱細目具載歷門人

黃勉齋楊信齋三世文成書各有刻本兵燹之後板佚
散亡葉初本所纂注疏諸類傳集後信齋爲之圖解又

復遺略而文公初志將欲通經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
夫開元開寶政和禮制損益以爲百王之大法而志

則未遑今得考亭以來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據板行
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

革之制又開洛以來諸儒折中之說藉爲儀禮外傳以
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

教氏繼公曰儀禮舊有康成注子卿刪其不合於經者章
義有未定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

一得之見名曰儀禮集說

吳氏澄曰宋子雲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屬次呂氏既不

及客晚年所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

不同矣

司馬氏連曰秦有天下燕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至商祖

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誠損大抵皆襲秦故自

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改

班氏固曰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秦常謂弟子共定者咸

爲廷首

范氏蔚宗曰光武中興爲好文雅明帝繼統尤重經術明

帝幸三雍尊養五更養射禮畢帝正坐白虎殿講論執經

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

稱觀臨決如石渠故事章和元年正月召曹爽詣嘉

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責

曰此制教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

宮東觀盡心集作表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

以五經諸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

制度以爲百五十篇篇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

上

沈氏約曰漢魏以來各據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

彪集後漢東注以爲禮儀志魏初則王粲衛觴典定東

儀齊朝則五世許慈創理制度齊始則荀勗鄭冲議定

晉禮江左則荀勗乃始整理律者其間名儒通學諸所

長孫氏無忌曰秦并吞九國悉收其禮儀歸之咸陽惟統

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儒林道盡詩禮爲明漢初

孫通起朝儀西京以降用相儀惟成相當世之美實切

之詳定朝儀大始之制除宋書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

始命韋瑒明山嚴植之陸澄齊瑒司馬敬哉成大典沈

約終成在參詳陳武建業多雜梁齊後齊則博士熊

安生等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立習於儀禮者也隋

高祖令牛勣辛彦之等撰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歐陽氏修曰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指讀并

晚伏典之節皆有司之事而所謂禮之末節也梁以來

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案之學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等因隋之禮

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諸時令納皇后皇

太子入學太常行設合朝陳兵大社等爲言立六十一

篇實禮四篇並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由禮十一篇

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常長孫無忌等增之爲一百

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雖以式命而義府教宗方得

幸多希古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

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

司馬氏連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開元

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瑒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

事舍人王出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

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徐堅等撰定爲

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

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三禮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

制及其工歌祝嘏而刪其遺星降降之序爲如祀錄十

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憲又條開元已後禮

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

爲曲盡新禮三十卷又撰元和以來王公士民婚祭喪

葬之禮爲續曲盡禮三十卷

宋史曰宋開寶中命御史中丞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二

百然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纂一百卷

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嘉祐中歐陽修

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

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大觀初置議禮局請分

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

十七卷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案舊儀

六禮原注冠昏喪祭將就復被召募龍令更一二年可成

家開多遺河北舊俗未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

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朱子曰儀禮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叔孫通所

制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開元顯慶二

禮顯慶已亡開元衰微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開修五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疏略低微更沒理會魏徵以小戴禮經義不倫更

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大宗美其書錄實內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二釋與禮異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穆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溫公者好 又家禮序曰三代之際禮雖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室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綴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樂其要而固於管鑿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某之愚蓋兩病焉以是嘗獨觀古今之籍固其大禮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言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嘗淳文敦本實以輸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道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熱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進德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教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少補云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舉充試然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作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若人皆可倣某書謂朝廷須留此等科如史料亦當有

所見又有不同節廟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為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為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 以上論後代禮儀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上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朱子儀禮釋宮

附錄

儀禮之學當以宮室為先宮室既定然後人有所麗經有所措升降往來之節可得而通也嘗時房室之制古與今殊學者唯求之遺經而經文隨事散見各以意測欲求其是而得其全則難鄭氏生於漢末差為近古然已不能無差其言得注後未訂正朱子儀禮釋宮一篇皆舉前人諸說先從其綱次疏其義盛列言之頗有端緒然終未盡其說而舊說之得者亦未及悉正也茲取朱子原文逐條改竄以議其是而去其非其如左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兩鄉廟在寢東皆有室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官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日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與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

曲而東行又曲而北行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即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逆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鄭氏曰諸侯五廟大祖之廟居北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階墀墀皆有闕門諸侯受聘于大祖廟大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闕門東行至大祖廟凡經三闕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廟與門亦於故宮間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庫序則唯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墀是也

宮南鄉大門北直寢而廟在寢東此士大夫與諸侯天子之所同也士大夫二門則入大門而東即廟也諸侯三門庫庫雖在廟門之內天子五門庫庫雖在路廟亦在庫門之內但天子之庫門則為第二門耳其諸侯廟則以馬為東西序列東序于所云大祖之廟在北左右以次而南者異以當以朱子之說為定朱子於此引賈氏之言亦未暇論及也 又案康成謂諸侯三門東應室刻圖名號雖有不同有此則缺彼故容有日舉日躔者然以春秋經傳及檀弓諸文參攷之則當以庫庫為正又陳氏解道據桓二年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西門即雉門也如此則諸侯廟在雉門內諸侯廟在雉門內則天子可知又或言禮運仲尼與子蟬翼出遊於觀之上